

天生好教師的有害性迷思—雖有幾十年的證據，好的教學仍然被認為是藝術而不是科學，這對教職員工和學生都造成了傷害（一）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維姬·薩蒂(Viji Sathy)在研究所畢業後開始了她的第一份教師工作，她覺得自己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她的博士學位包含了一個學分的教育課程並且曾多次擔任助教。她在繁忙的課程中盡可能的參加了大學教育中心的研討會。

因此，當她的研究方法課於 2008 年秋季結束後，收到第一批學生對她的評語時，她感到非常震驚。一些學生抱怨考試題目很棘手。有些學生非常不喜歡她。她回憶道：「這些回饋簡直是毀滅性的。我以為我的職業生涯走錯了。」

好的教學方法確實是一種技能，是可以學習和精進的。薩蒂現在明白她當初對於有效教學的一些觀念是多麼地被誤導了。其中之一是，她以為她的工作是要教課本中所有的內容。後來她才意識到，她不是在教書，而是將大量的資訊丟給學生，卻沒有時間讓他們討論或練習。她在 75 分鐘的課堂內快速帶過 70 個或更多投影片的情況並不少見。她也記得當學生考試考得一團糟時，她感到震驚和沮喪，因那些題目都是她從那些投影片中逐字逐句引用的。她希望學生不僅要記住理論，還要能應用。她當時的疑惑是：「他們怎麼可能不會？」

她說：「我現在想起就覺得難為情，當初我對於如何真正學習這些課程的方式了解的太少了。」

薩蒂在職業生涯早期的教學錯誤觀念是很普遍的—這不僅僅體現在新任教師中。良好的教學通常被視為一種天賦，而實際上它卻是可經由學習和改進完善的一種技巧。

快轉 13 年，薩蒂被她的許多同事和曾經的學生稱為一位非凡的老師。她在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擔任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教授，期間獲得了一系列的獎項。她以其創新的大型講座課程教學方法而聞名全國，這也使得她的學生在學業表現上有了顯著提升。

然而，回想那些早期的日子，薩蒂看到了第一次的跌倒可能會引導她走向不同的方向。如果不是一個“靈光乍現的瞬間”讓她快速地了解到自己的錯誤、以要成為一個更好的教師這樣的強烈決心並以一種開放的心態看見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對著課堂發號施令的專家學者而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夥伴，她可能會成為另外一個不幸的教師，只想著每學期不至於從學生那收到太多惡性評語。

她說：「我很高興我有勇氣繼續重返賽場。」

什麼是好老師？幾百年太長了，我們就以幾十年來說，天生好老師的迷思一直在學術界佔據主導地位。在這個教師神話中，明星教授可以有許多面向；一個指揮若定用他的才華鼓舞學生的人、一個如同說書人一般用他的談諧趣談吸引著大學生們或是一個用無止境的熱情支持他的學生、推動他們到達終點線的人。

一個貫穿這“神話”的思想就是，你若非與生俱來擁有“它”——才華、魅力、同理心——只能算你倒楣。再多的訓練或監督都不能改變你是怎樣的教師以及你如何與學生產生連結。簡單來說，好老師是天生的不是後天造就的。

但許多證據與“好的老師必須成為其領域領先的學者或擁有吸引人的人格特質”這樣的觀點互相矛盾。雖然有些人可能天生擅長傳達想法或激起熱情，但教育學專家指出，聆聽一個聰明人的教課並不會讓學生變得聰明。

相反的來說，長期以來的研究顯示有幾個經過實證的做法能強化增進學生的表現，而這些做法都是可以學習並且改進完善的。其中包括諸如規劃清晰詳細的教學大綱這樣的技術，所以學生對於他們將來要走的道路有了清楚的路線圖；將學生放在主導的位置上，這樣他們就會積極的學習內容而不僅僅是聽課而已；並且空出足夠的時間讓學生練習和聽老師的指導。

簡而言之，成為一名有效的教師需要時間、實驗、反省和指導。當然在 12 年義務教育系統，很大一部分透過課堂訓練以及學習教學法來培養教師。

那麼為什麼在高等教育中沒有實施同樣的方法呢？

各地的大學都說教學是其使命的核心。然而，如果有人想搜尋能

夠培養有效教學所需要的系統以及推動有效教學的誘因時，找到的都是一系列根本不相同的項目、投資者和那些宣揚理論的人。正如薩蒂的經歷所描繪的那樣，這使得許多新任教職員工在教室裡處於弱勢，並只能靠自己努力尋求幫助。

這樣的間斷源自於各方面。即使在研究型大學獲得教授終身職的畢業生比例持續下滑的情況下，博士課程仍是繼續重視培養優秀的學者而不是優秀的老師。

一旦新任教職員工到達校園，他們通常被安排去教授最具挑戰性的大型基礎課程並只能不斷的反覆嘗試來學習正確的教學法。校園教學中心經常資金不足，並且他們的業務是非強制性的。與終身教職員工相比，那些主要職責是在教室內授課的老師——即臨時教職員工——的權力和薪資較低。這表明了“教學”處於次要地位。

也許最明顯的就是，衡量教學那狹隘和有缺陷的方式——通常靠學生上課後對於課程的評估。這樣的方式讓教職員工明白了行政部門是如何看待他們的工作。終身教職員工的“研究”伴隨著同事嚴格的評論和公眾的監督；“教學”沒有。

「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在很少或者根本沒受過培訓的情況下就被扔進教室的。然而，我們被稱為教授。」一直致力於改變校園內教學文化的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學術和教師事務副教務長金汶·克拉克(Ginger Clark)說。「我們的職業生涯都在試圖弄清楚如何做到。實際上我們幾乎沒得到任何幫助。我們也不能承認說我們不知道如何有效的去做。不過，我們弄清楚如何在系統內運作，就是獲得來自學生良好的評價。然後有人走過來說，嘿，你知道研究表明學生評價並不是衡量好教學的真正有效方法。」

事實上，這場全球大流行使得一些教授與同事首次就課堂上發生的事進行了討論。他們自問也詢問他人：我如何讓學生對這個科目有興趣？如果我需要縮減課程，哪些是學生們最要知道或能夠做到的事？我如何知道他們是否學到了什麼？

難怪，面對這種困惑，天生好教師的神話依然存在。

撰稿人/譯稿人：Beth McMurtrie/翁而真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21.10.20) The Damaging Myth of the Natural Teacher---Despite decades of evidence, good teaching is still considered more art than science. That's hurt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alik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damaging-myth-of-the-natural-teacher>

